

文学小丛书

柳宗元诗文选

贝远辰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小丛书

柳宗元诗文选

贝远辰选注

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封面设计：徐中益

柳宗元诗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53,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1}{2}$ 插页 2

1980年7月北京第1版 1983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

书号 10019·3001

定价 0.29 元

前 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他在我国文学的发展史上,与韩愈齐名,是古文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杰出的散文家和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和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家。

柳宗元二十一岁考取进士,二十六岁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掌管校讎典籍、刊正文字的官),后来,又担任蓝田县尉和监察御史里行(见习御史)。公元八〇五年,唐顺宗李诵即位,王叔文等执政,力图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有所改革,以打击豪强地主集团和与此勾结的宦官、藩镇等反动腐朽势力,挽救李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来由盛而衰、危机四伏的颓局。柳宗元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进步集团,任礼部员外郎。他们在顺宗的支持下,曾实行罢宫市、免进奉、释放宫廷教坊女乐、撤办贪官污吏和策划从宦官手中夺回兵权等激进措施。但为时仅一百四十六天,就在旧势力的联合反扑下而失败。同年八月,太子李纯被拥立为帝,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惨遭迫害。柳宗元也被贬为永州(今

湖南零陵县)司马,过着形同禁锢的生涯。公元八一年,又被调到更为偏远的“百粤之地”担任柳州刺史。四年之后,他就衔悲饮恨地死在那里,享年仅四十七岁。后人因为他是河东人,称他“柳河东”;又因为他晚年在柳州任职,所以也称他“柳柳州”。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柳宗元曾借赞扬元十八“恢博而贯统”的学识,提出古代对立的各派学说“皆有以佐世”的见解,并主张对它们采取“伸其所长,黜其奇邪”的态度。从柳宗元的思想实际和创作实际来看,他的确从前代的各种思想体系中,吸取了不少他认为“有以佐世”的内核,作为本阶级的借鉴,以便达到所谓“理(治)安”和“得人(民)”的理想境界。例如他在《送薛存义序》一文里,就从儒家的民本思想出发,针对当时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黑暗现实,大胆提出了“官为民役”的主张,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必须公平合理地办事,做到“讼者平,赋者均”,而不应该白拿人民的薪俸,懈怠人民的事情,甚至还掠取他们的财富。又如他在《咸宜》这篇政论中,继承先秦法家“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思想,严厉驳斥了中唐那种以门阀观念衡量人事成败的谬论,指出“兴王之臣,多起污贱”与“亡王之臣,多死寇盗”,都是理所当然的。

跟这种进步的政治观点密切联系的是，柳宗元还批判地继承了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用无神论、进化论的历史观和宇宙观来考察社会与自然，并且写出了许多具有战斗性的论文。他在著名的《封建论》中，对古代社会的分封制度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种不以“圣人”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帝王所谓“受命于天”的谬说，严厉抨击了当时藩镇势力鼓吹分裂割据的反动思潮，以及贵族地主“继世而治”所造成的贤者居下、不肖者居上的反常现象。另外，他在哲学代表著作《天对》、《天说》中，又继承、发展了古代“天人相分”和“元气说”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神学胡说，明确指出：天地万物是由物质性的“元气”变化产生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能够“赏功罚祸”的神的意志，而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

除了上述阐明作者政治、历史、哲学观点的文章外，柳宗元还在“文以明道”的思想指导下，写了不少反映其他方面内容的散文和诗歌。它们以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同时代的作家很少能够达到的思想高度，而博得了古今文学评论者的赞誉，为祖国文化遗产的宝库增添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在柳宗元的这类散文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富有创造性的是他的杂文与游记。这两种体裁，虽然早在

文笔分家时的魏晋南北朝就已经产生了，但到柳宗元手里才开始进行大量的创作，并使之成为稳固而成熟的文学样式。柳宗元的杂文，兼有寓言和讽刺小品的特征，短小精悍，笔锋犀利，深刻地揭露了中唐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各种反动人物的丑恶嘴脸。他的《三戒》，借描写麋、驴、鼠三种动物，辛辣地讽刺了那些得意忘形、外强中干、贪婪暴虐的反动官僚及其爪牙；《螾蝓传》通过刻划小爬虫螾蝓贪得无厌、好向上爬的特性，无情地鞭挞了那些“日思高位，大其禄”的腐朽官吏；《捕蛇者说》借蒋氏的口述，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罪恶行径；《罾说》借写一个企图侥幸捕获猛兽的猎人，对“不善内而恃外者”进行了意味深长的讽喻；《鞭贾》从描写诈骗商的生意经入手，把批判的笔锋巧妙地由市场转到了官场；《起废答》以类似韩愈《进学解》的笔调，嬉笑怒骂地斥责了当时朝廷陷害忠良、起用败类的作法；至于《哀溺文》、《骂尸虫文》和《憎王孙文》等用赋体写的讽刺杂文，则或借爱财丧生、至死不悟的溺者，或借“伺人缺失，走谗于帝”的尸虫，或借“外以败物，内以争群”的王孙，从不同的侧面对下自走卒、上至皇帝的封建统治者，展开了有力的批判。柳宗元的游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一方面，通过作者亲身的敏锐观察与深入体会，运用多种的手法、生动的语言，形神

毕肖地把人们容易忽略或遗忘的自然景色再现出来，使读者产生一种有如亲临其境的感觉；另一方面，他在刻画山水木石、鸟兽虫鱼的声音动静时，又把自己横遭贬谪、饱受摧残的悲愤之情寄托在里面，使客观的景物与主观的情感达到契合无间的地步。例如其代表作“永州八记”中的《钴姆潭西小丘记》和《小石潭记》，情况就是这样。前者既着力描写了小丘的奇特风光，又从它的景胜价廉而“连岁不能售”，借端发挥，隐喻自己久贬不迁、怀才不遇的处境；后者虽未明显地抒写作者的胸襟，但在刻画潭水、岩石、藤蔓、游鱼等生动情状时，却把作者当时抑郁失意的隐痛，巧妙地寄寓在凄清幽邃的自然景物之中。

柳宗元的传记、书、序等方面的散文，也有一定的造诣。如《童区寄传》，以真人真事为依据，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智杀豪贼、英勇自救的牧童形象，控诉了当时社会人口买卖的罪恶；《种树郭橐驼传》，以饶有风趣的笔墨，描写了郭橐驼及其顺应自然的种树之道，借此讽刺了那些政乱令烦、倒行逆施的昏庸官吏；《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对打着礼教和神道的幌子去钻营的巧伪人予以揭露，表现了作者一贯的无神论思想与求实精神；《与友人论为文书》，阐述了作者对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的独到见解，抨击了“渔猎前作，戕贼文史”的恶劣风气；而《愚溪诗

序》，则通过描绘愚溪的自然美景以及说明更改溪名的由来，表现出作者对奇山异水的赏识和对保守势力颠倒贤愚的愤懑。

柳宗元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当然以散文最为擅长，但在诗歌创作上也能自成一家。他的诗，风格清峭，用功精密。在他留传的一百四十多首诗中，既有象《田家》那样的现实主义篇章，也有象《笼鹰词》那样的托物寄兴之作；既有象《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登柳州城楼寄漳、汀、连、封四州》、《别舍弟宗一》和《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那样感慨万端的寄赠诗，也有象《江雪》、《渔翁》、《溪居》和《秋晓行南谷经荒村》那样情景交融的山水、田园诗。总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难怪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

本书从柳宗元的著作中，选取了三十六篇有代表性的诗文，并作了扼要的注释。但由于笔者学识粗疏，水平有限，错误、缺点在所难免，恳盼读者予以批评和指教。

贝远辰

一九七九年九月

目 录

三戒 并序	1
螭螭传	7
捕蛇者说	9
黑说	14
鞭贾	16
送薛存义序	20
愚溪诗序	23
起废答	28
永州龙兴寺息壤记	37
钴鉅潭西小丘记	40
小石潭记	44
童区寄传	46
种树郭橐驼传	51
哀溺文 并序	56
骂尸虫文 并序	60
憎王孙文 并序	66
咸宜	72
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	75

田家 (二首)·····	81
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	
李、元二侍御·····	84
江雪·····	85
渔翁·····	86
笼鹰词·····	87
秋晓行南谷经荒村·····	89
溪居·····	90
离觞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	91
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92
岭南江行·····	93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94
柳州峒氓·····	96
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	97
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99
别舍弟宗一·····	99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101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102

三 戒 并序^{〔1〕}

吾恒恶世之人^{〔2〕}，不知推己之本^{〔3〕}，而乘物以逞^{〔4〕}，或依势以干非其类^{〔5〕}，出技以怒强^{〔6〕}，窃时以肆暴^{〔7〕}，然卒迫于祸^{〔8〕}。有客谈麋、驴、鼠三物^{〔9〕}，似其事^{〔10〕}，作《三戒》^{〔11〕}。

〔1〕“戒”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它以历史事实或生活事例来阐明某种道理，启发人们引以为戒。柳宗元在永州时写的这篇《三戒》，则兼有寓言的特征。它借描写麋、驴、鼠，辛辣地讽刺了当时那些得意忘形、外强中干、贪残暴虐的反动官僚及其爪牙。文章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具有鲜明的现实性。

〔2〕恒：一贯，常常。恶(wù 务)：讨厌。世：社会上。

〔3〕推己之本：弄清楚自己的本来面目。推，推究，审察。本，指实际情况。

〔4〕乘物以逞：凭借外物而恣意妄为。乘，凭借。物，指外界条件、别人的权势。逞，表现，这里是恣意妄为的意思。

〔5〕或：有的。干(gān 甘)：干预，触犯。非其类：不是他的同类，指思想、地位等都跟自己不同的人。

〔6〕出技：使出自己的本领。怒强：激怒强大的对手。怒，作动词用。

- 〔7〕 窃时：利用时机。肆暴：任意作凶残的事。
- 〔8〕 卒：终于。迨(dài 代)：及，遭到。
- 〔9〕 麋(mí 迷)：鹿的一种。
- 〔10〕 似其事：类似上述三种情况。
- 〔11〕 以上是序言，阐明写作动机，为全文的总纲。

临 江 之 麋^{〔1〕}

临江之人畋得麋麇^{〔2〕}，畜之。入门，群犬垂涎^{〔3〕}，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4〕}。自是日抱就犬^{〔5〕}，习示之^{〔6〕}，使勿动^{〔7〕}，稍使与之戏^{〔8〕}。积久^{〔9〕}，犬皆如人意。麋麇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10〕}，抵触偃仆^{〔11〕}，益狎^{〔12〕}。犬畏主人，与之俯仰^{〔13〕}，甚善^{〔14〕}，然时啖其舌^{〔15〕}。

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16〕}。麋至死不悟。

〔1〕 临江：今江西省清江县。

〔2〕 畋(tián 田)：打猎。麋麇(mí 尼)：小鹿。

〔3〕 垂涎(xián 闲)：流口水，见到食物时表现的馋相。

〔4〕 怛(dá 达)：吓唬。之：指狗。

〔5〕 自是：从此。就：接近。

〔6〕 习示之：经常给它看，即让狗看惯的意思。习，常。示，给……看。

〔7〕 使勿动：教狗不要伤害小鹿。

〔8〕 稍：逐渐。使与之戏：让狗与小鹿玩。戏，玩耍。

〔9〕 积久：时间长了。

〔10〕 良：真是。

〔11〕 抵触：用头碰撞。偃(yǎn 掩)仆：仰卧、俯伏。

〔12〕 益狎(xiá 狎)：越来越亲昵。狎，亲近而带有戏弄的意思。

〔13〕 俯仰：低头和抬头，泛指一举一动，这里是随宜应付的意思，形容狗害怕主人，违心地与小鹿周旋，小鹿怎么样狗也怎么样。

〔14〕 甚善：很好。

〔15〕 啖(dàn 旦)其舌：舔自己的舌头。这与上文“垂涎”、“扬尾”等都是刻画狗想吃小鹿的情态。啖，本是“嚼”的意思，这里可作“舔”解。

〔16〕 狼藉：散乱的样子。

黔 之 驴^{〔1〕}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2〕}。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3〕}，以为神。蔽林间窥之^{〔4〕}，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5〕}。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6〕}，远遁^{〔7〕}，以为且噬已也^{〔8〕}，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9〕}。

益习其声^{〔10〕}，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11〕}。稍近，益狎，荡倚冲冒^{〔12〕}。驴不胜怒^{〔13〕}，蹄之^{〔14〕}。虎因喜，计之曰^{〔15〕}：“技止此耳^{〔16〕}！”因跳踉大唼^{〔17〕}，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噫^{〔18〕}！形之庞也类有德^{〔19〕}，声之宏也类有能^{〔20〕}。向不出其技^{〔21〕}，虎虽猛，疑畏^{〔22〕}，卒不敢取^{〔23〕}。今若是焉^{〔24〕}，悲夫！

〔1〕 黔(qián 钱)：唐代的黔中道，包括现在湖北的西南部、四川的东南部、湖南的西部和贵州的北部。

〔2〕 好(hào 耗)事者：喜欢多事的人。船载：“以船载之”的省略。载，装运。

〔3〕 庞(páng 旁)然：很大的样子。

〔4〕 蔽：隐蔽，躲藏。窥(kuī 亏)：偷看。

〔5〕 惴惴(yìn 印)然：小心谨慎的样子。莫相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6〕 骇(hài 害)：惊恐，害怕。

〔7〕 遁(dùn 盾)：逃走。

〔8〕 且：将要。噬(shì 市)：咬。

〔9〕 异能：特殊本领。

〔10〕 习：习惯。

〔11〕 搏(bó 博)：击，扑。

〔12〕 荡倚冲冒：形容老虎对驴戏侮狎弄的状态。荡，碰撞。倚，挨近。冲，冲击。冒，冒犯。

〔13〕 不胜怒：非常愤怒。

〔14〕 蹄：作动词用，踢的意思。

〔15〕 计：估量，盘算。

〔16〕 技止此耳：本事只不过这样罢了。止，只。

〔17〕 跳踉(liáng 良)：跳跃。大唰(hǎn 喊)：大声怒吼。
唰，虎叫声。

〔18〕 噫：感叹词，唉。

〔19〕 类：好象。

〔20〕 宏：宏亮。

〔21〕 向：当初。出：亮出。

〔22〕 疑畏：惊疑畏惧。

〔23〕 卒：终究。取：指吃掉驴。

〔24〕 若是：如此。

永某氏之鼠^{〔1〕}

永有某氏者，畏日^{〔2〕}，拘忌异甚^{〔3〕}。以为己生岁直子^{〔4〕}，鼠，子神也^{〔5〕}，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6〕}。仓廩庖厨悉以恣鼠^{〔7〕}，不问^{〔8〕}。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椳无完衣^{〔9〕}，饮食大率鼠之余也^{〔10〕}。昼累累与人兼行^{〔11〕}，夜则窃啮斗暴^{〔12〕}，其声万状^{〔13〕}，不可以寝^{〔14〕}，终不厌。

数岁，某氏徙居他州^{〔15〕}。后来居，鼠为态如故^{〔16〕}。其人曰：“是阴类恶物也^{〔17〕}，盗暴尤甚^{〔18〕}，且何以至是乎哉^{〔19〕}？”假五、六

猫^{〔20〕}，阖门^{〔21〕}，撒瓦^{〔22〕}，灌穴^{〔23〕}，购僮罗捕之^{〔24〕}。杀鼠如丘^{〔25〕}，弃之隐处^{〔26〕}，臭数月乃已^{〔27〕}。

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28〕}！

〔1〕 永：永州，州治在今湖南省零陵县。某氏：某姓。“某”是代称。

〔2〕 畏日：怕触犯忌日，这是旧社会的一种封建迷信。迷信星相卜筮性命之说的人认为，日子有好坏，在坏日子里要禁忌做某些事情，否则就对人不利。

〔3〕 拘忌异甚：忌讳得特别厉害。

〔4〕 生岁：出生之年。直子：正逢子年。直，同“值”，正碰上。

〔5〕 子神：子年的生肖。我国古代有十二生肖的说法，就是以鼠、牛、虎、兔等十二种动物依次分别配合子、丑、寅、卯等十二个地支，以人的生年确定他所属的生肖，如生于子年（甲子、丙子……）都属鼠。

〔6〕 僮（tóng 童）：未成年的男仆。

〔7〕 仓廩（lǐn 凛）：古代称谷仓为“仓”，称米仓为“廩”。庖（páo 袍）厨：厨房。悉以恣鼠：都让老鼠随便糟踏。悉，都。恣，放任，放纵。

〔8〕 问：过问。

〔9〕 櫺（yí 仪）：衣架。

〔10〕 大率：大都。

〔11〕 累累：成群结队。兼行：一起走。

〔12〕 窃啮（niè 聂）：偷咬。斗暴：打闹。

〔13〕 万状：各种各样。